國朝文錄

南雷文錄卷二

餘姚黃宗羲梨洲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　祥一犛校刊

陸周明墓誌銘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

（能如此論人才不徒泛）

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

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聞至其城西田舍復壁柳東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斯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為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誰屋市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此是何物人其有之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然原手搏彪虎遂以為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為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爆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繼氏子經與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謝生平只此三行帶過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羣與航粱其諸臣

風帆浪楫樓遲金鑑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産室中所有惟碑版架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此舉亦奇駭如此揭出奇之文）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鶴巖王公頭也（符）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隅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諱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好俠舉好舉動）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

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

此段敘次宛如目睹何異閱領何減史記然非有所本無從作僞

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

也呂六是設身若與共事者處其地而以尚倘之辭出之耳

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

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

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

然何以十二年不變至此亦欲以此二字為後人發其覆也

周明得頭祀之書笥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眷明始

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

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

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抒當世之文陶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文補一事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裴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節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謁斯大而論次傳以答周明墨者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歎其紲茫茫宇宙腐儒蜩結

此文逼眞太史公尤妙在閒閒敘出絕不矜張此先生文之所以爲大

朱人遠墓誌銘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詩之道盡矣余以為此學詩之法而詩之（直提通篇）原本及不及焉蓋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遷磨勵於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羇臣孤客私為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淒楚蘊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此篇流性情真原本）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人遠十三歲輒出大言以詩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仲尼弟子傳一卷花

晨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爲經世書草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覽六朝之佳麗瞻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選因得遍交之相與唱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宋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能詩名家也師友良矣人遠遊屐所至必有詩成集於蜀曰西曕曰東將於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

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風雅沾漬、如鄭康成之傳經、尤延之之鈔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溫厚和平之教、而內子婿女亦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競爽閨房、故其家先生一詩脫稿、閉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詠侈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雜結上）遺戚備然、而人遺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言之情、不欲以快心（叙後析出其所以爲詩）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於折戟沈沙之處、其所詠之故老、必比昵於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遺悲天憫人之懷、豈爲

一已之不遇乎人達名邁邁別號日覲子朱子十七世孫三傳至洗始遷海寧高祖浙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達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無宦情人達入蜀即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闌蘇架枕入隱者之廬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詩境愈高詩愁愈甚卒于康熙癸酉五月八日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娶配葛氏已卯舉人定辰女子三瀕溥治皆太學生女三壻顧膳生蔣世昌監生查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

五人人達爲人眞實自遷西村余郵倘疏略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月寄其詩集求序余習而促筆爲之逮五月中寄去人達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歿以日觀山人紀年令其子謁銘余何忍不銘銘曰

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嗚咽鐘遇霜鳴劍從獄缺中有憤盈耿耿不滅嗟夫人達墓門雖閉時有大聲稼軒一轍

妙論爲詩家補出根原即爲人達自其心事其餘一切都刊

談孺木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燄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閒君之有

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盜發瀕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尙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大學士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非常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君不果亡何大學士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大學士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眞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祕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

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失曰遷固而不屑於悅然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史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拔實編年不衍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與目有正則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

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暢論史事有關係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海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鬻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嘗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漉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節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

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燗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决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飮食起而操作如常尋翦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尙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覩而歎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詠之遂得氷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尙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

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欷歔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爍天若故（比喻雅切）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

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倣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藹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槃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

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愼勿逸

敍次詳悉讀竟如閱指南錄一過

張景岳傳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即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讀交臂而失之己酉薦證人書院有將一致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十四即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

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嗣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概世之醫者。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沉思病原。單方重劑。莫

（病時醫家方如术附補賊戰不可得而從驗也方）

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

奧觸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然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與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黠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眾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介賓醫學如此而明史藁方伎中不傳其人不解何故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習建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汪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此段先叙其由）長而與其徒入海造巨船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五峯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眾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藉甚爭招集亡命據薩摩洲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

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此段正敘蔣事）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聞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汪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層之上者皆直之分䑸也我不得直彼鴟附蠆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為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嚮導直之子澄亦嚙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

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為商船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汪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為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衛鯨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職紋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備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為其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此敘其功）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

賞賜旅暫四月至豊後島主懷音準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攝風帆凡銃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盗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奸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來至日本時徐海勾眾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闢之遂遣陳可願與汪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寇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汪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衛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

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爲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
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僞爲乘余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
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汪直之不至謂其紿言無
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
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
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
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
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
出百死從此海有悟波突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鬨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汪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大懼○何也。獨不能出一疏以申明其本計乎。）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敍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冤哉）誅直。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須臾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遂召

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盡妻耍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為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歎息久之隆慶壬申甲興疾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為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儉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為汪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縱使滅一海而為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倭務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

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湮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沈惟敬之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為僨事者委過成則為宗信敗則為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為首施也

內有分宜之貪外有梅林之讒將生之死宜矣然以明史考之將亦無甚能事當兩存以備考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過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商榷廣歷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

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爾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倘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旁爲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於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戢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另○瞬○三○遺○以○者○文○爲 証 兩 先 生 之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

爲學有天地有宗有嫡宗之者一人嫡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棐朱聚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嫡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歎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考亭門徒甚盛史不務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廣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嫡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嫡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告叢興末流

將剝然而徹之所生探之所始也剝之復微復之復昌也吾學盖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蕺山漳海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考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歷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竟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當時自顧亭林外真知其學者今亦未見有能繼之者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

翼又豈無前望旣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師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眞是洞盡底蘊與發此者其何等乎）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隊欄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猝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貫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此傳全載其推崇自己壽文一篇先生之志大而夸矣然有宗有翼之言實爲古今定論而先生之學後有萬氏全氏翼之者亦不可謂無人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淸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

誠任天下之重禿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館飭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概潸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與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跡余應之曰數公堅強之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朦朧精神澄心

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當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歸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厖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

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爲比跡誦必共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遯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于儒者其害可勝旣乎

今以諸葛亮范仲淹與陸贄皆次第從祀矣惟韓李文方四公尙未予竊謂韓李文三公允宜從祀而方正學則尙須商量家穆堂先生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能發之而不能收之一死僅足自贖其言甚是願以質之先生

南雷文錄卷三

餘姚黃宗羲梨洲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吳　祥一譽校刊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

士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道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抒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乘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析體而論實爲確論）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以震川第一猶之求明以方望溪第一也其實不然蓋有明代之文當以荊川爲第一）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尚

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擬昔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速牘、刪例有待。若以文粲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豈由不名一轍。雖祝其一往深情、從而抵掂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稱名短句、以幽遺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

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誰使滌其由同至情孤露不與擾溺人而此言然大○選閻百詩○已曉曉其後矣○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屢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議論精確筆格蒼辣○前代選家多主理而先生則主情情有至有不至而選則取其至者而收之此茲選之所以自負也○又棻先生之才未逾于牧齋而文則較勝以牧齋于家國之間無情而先生有情也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固有不同
（稱論）
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僿爲已任汝南
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
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
（此直文人好勝習氣）
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
（自知不能過而欲以他道挫之并近代朱梅崖亦蹈此弊）
憑陵韓歐赴以劣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
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
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
古修辭甯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

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為一途其實不然從同治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為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形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鄒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文案序上下二篇傾寫倒廪無一語不可爲先賢之判斷後學之津梁眞次眞孔眞大手筆厥後此書改名文海捃拾至四百卷四庫全書曾收之于　本朝總集之首惜乎予之不得見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

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淸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道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註之淡薄末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剏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

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詆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學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註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復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

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圖書之不可信。歸震川已暢言之。此文更自源而流。抉摘無遺蘊

○○縮齋文集序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假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讀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縮齋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淸、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絶絃也、譬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已淸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

幷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彷徨痛哭於山巔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足榮辱屈伸之栢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藥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先生文得有此一種與衍之論正其叢）之使其不死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觀後川）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

歟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鳳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鍾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闢之雷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渠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綱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其言非今之世上所能有而終不能不雷於天地奧衍深闊其

文亦如雷霆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滌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

地起泥香膺詛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嘯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詩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鑑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

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與松菊剪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恨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妙論得未曾有先生謂詩可補史乎則謂先生之文即史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篇撰凡近爭匹遊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此人所不敢開之口）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寗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言爲心聲未有宗不曲俯折者）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蘊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即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

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失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黯欲流無迹可尋而乃挑隙根枯幹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塌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

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絶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竟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絶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能爲禹梅言也

自先生倡言排震川而近代之士遂爭訶詆矣

震川千子一齊掃落非以相輕實以相救

○○馬雲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

○二○句○拍○落　一句提起○

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

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駁例三說）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又駁例之說）程子言性即理也差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爲道也庸可覺

○駁○例○起○說○

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嚙爲螫爲噬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

○再○駁○朱○說○

故言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之清裁駿發贍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深矣如是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層層辨駁性之旨才明不意於序詩得之先生之學其何可測

壽李杲堂五十序

余束髮出山稱交當世人士其時承平日久賢豪侁侁滿盈江湖莫不危樂藝文共矜華藻往往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蓋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為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羣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知古之所謂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自非闒茸闒闒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取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

易之余竊弄筆墨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再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遇而事遷水落石出啓緘一讀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輒泯蓋不特鵾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澌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然後折到此利）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折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

之媒較之啓禎間舉之文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迴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遷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扼要之言幾）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叔子所獨到處也）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習爛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厝衆入思路共集之處故雅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

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與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先生傾倒杲堂文如此而杲堂文竟不大行於世信乎文不易言而傳不傳要自有命也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斷夢㝱卜之瓊茅蚌筊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日吾兄不過在城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至必通郡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結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苗猺蠻蜒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緜盜

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過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徧徵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踏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

餓體凍膚而不顧。猶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不若

並論個詞峯谷佹成絕世奇文

當其泰天順之際。英宗與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雖恐其兄之入。英宗雖恐其弟之生。當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奇事奇文。讀至末幅。令人推案而起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淟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靄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自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眙而歎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巔壓

沸響扃鐍人間都烟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衍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輸使鑠心胃南箕翕口飛廉弭節土甕大隧所在而虛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洄回盤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勁虐淼之敵豎天呵地吼陰崖涸穴聚雹堆冰故爲元冥之所長獨擎峯灌頂北斗隣脊黎蓬梟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魆無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曬靈之所劊匿且其怪松人楓碧石罔草碎碑埋甎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岳炳廳高倚縣記治鳥木客宵号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奇揚駭人非鬼示懼無煥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

武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攝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即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念祖堂記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說、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卿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

慼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僉吾賜盡僉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譏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衞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嘗歸田之許謂之不違得乎故升庵殁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大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

後使事告終先生下世宣城而後成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絕日數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數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成所乎是之謂仁蓋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孥挽樓樓旅人似有僑寓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肖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

後廢為馮廢馮廢之後關自先生文肅為烏程所忌先生為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幽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暢寫心事一一以古人證之誰人能見得到誰人能寫得出以此下視魏汪兩先生園記不足觀已○仁至義盡證佐分明近人猶有議先生為過正者其殆未見此文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褒死節之忠臣。祭葬贈廕。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 李應昇等名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勅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舊塋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婺源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補登級光祿無幾何以賀殿工而加級非黃緝旋罷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縉紳之皆逆同謀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不說請榜示以爲黨勢尤烈。與其同黨賊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

大夫皆爲之不平馮晉仙馮鄴仙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奄黨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自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蠟爵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拙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能享者四十年創

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啟。昔伍員之錄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淚胥門目。不待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靈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庵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啟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穨廢。先朝勅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熺將事。風

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補寫形）江之口（數字不可無）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彷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雄直悲壯無一冗字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荊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諡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始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相沒於支離章句之中與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

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眞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據孟子）

（以格物闡說偏闢是快論此後考亭說亦如此）

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寤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措定宋無逸之築修元刻黃稺陳子方之自沉遜國辰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

者王文成。劉瑾禍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彬閹州。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御。兩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葺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罪予知陳。有咎國庠。爲圖元與。憂道將毀。忍使陽明劉聖。而憔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即爲此懼。廣文沈君煌。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巳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

至姚。嘉與是舉。役加申勑。士心讙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紮力。搭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蕆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學史館。諸公不執已見。概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于言則爲藝文。見于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滿猶贅儒。嚾嚾然不能窺門室之辨。有

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懲歟　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

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劇學卜之矣

揚厲鋪張雖屬鄉曲之見實亦持之有故